



魯班紐克一家

波 波 夫 金 著

時 代 出 版 社

魯班紐克一家

兩卷集

第一卷

契斯塔亞克里尼查村

苏联 波波夫金著

王子雲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Е. Поповкин

СЕМЬЯ РУБАНИЮК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Чистая Криниц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4

內 容 提 要

这是 [魯班紐克一家] 兩卷集的第一卷，曾榮獲斯大林獎金三等獎。本書通过对魯班紐克一家的敘述，概括了苏联战前和平時期，偉大衛國战争開始，直到苏軍在莫斯科近郊發動反攻為止的全部歷史事件。

作者首先描寫了苏联農村的和平生活：集体農民的勞動熱情，家庭生活的快樂幸福，青年男女的光明前途和幸福戀愛，处处顯示出和平生活的快樂和美滿。但是这种美滿的生活突然遭到了法西斯匪徒的進攻和破壞。於是全体苏联人民爲了保衛社会主义祖國，踴躍地參加了反抗敌人的鬥爭。環繞着主人公彼得羅，他的哥哥（一位中校團長），以及他的被德寇絞殺的姐姐等人物形象，作者描述了苏联指战員的机智勇敢和崇高的忘我犧牲精神，前方战士的艰苦生活和必勝的信心，敌後游擊隊的英勇活動，以及在德寇橫征暴斂、殘酷鎮壓下的敌佔區人民堅貞不屈的道德品質。

作者以強烈的对比手法，歌頌了苏維埃社会主义國家人民愛和平、愛勞動、愛祖國的高貴品質，揭露了必遭滅亡的法西斯好战分子的無恥行徑。

本書是根据1954年的增訂本譯出的。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年9月北京初版 1955年9月第1次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8-4/32 字數：416千字

1—18,000冊 定價（G）1.84元

第一 部

—

雷雨突然而來，又突然而去。傍晚天氣轉晴了。只有天边堆積着幾片密雲；遠方的閃電還不時地照亮它們。

天空透明而澄潔，彷彿給溫暖的雨水洗淨了，發着明朗而柔和的光輝。一羣野蜂在白色和粉色的錦葵上，在潮濕的櫻桃樹枝上，興奮地嗡嗡着；櫻桃樹枝上生着還發青的嬌嫩果實。

園藝家奧斯塔波·魯班紐克在第聶伯河島上的苗圃裏遇到了暴雨。現在他急忙划着小船回家。被風激起來的河水，滾近船舷，在船槳的打擊下嘩啦嘩啦地响着，留下白花邊似的泡沫。但是波浪已經漸漸平靜下來。河岸上奔跑的孩子們的聲音，越來越听得清楚了。

奧斯塔波·戈里高烈維奇向手掌上啐了一口唾沫——好像這樣就把槳粘在手上了——於是小船就迅速地向前駛去。

這位划船的人，在急流中停下來休息，用袖子擦了擦突起的大前額。奧斯塔波·戈里高烈維奇上了年紀，他的頭髮幾乎脫光了，他的眉毛和下垂的鬍子大部分變白了。但他的淺灰色的活潑眼睛，却依然含着青春的光芒，穿着整齊呢子上衣的肩膀強壯有力，並不顯得老邁。

離河岸還有二百公尺，奧斯塔波·戈里高烈維奇就在河邊上來往的孩子中間，認出了瓦西琳嘉。他憑那件淺藍色的小褂，認出了他的小女兒；這件藍褂子，是瓦西琳嘉滿十五周歲的時候，母親

給她的五一節的禮物。

每當父親在果園滯留很久的時候，小姑娘就跑來迎接他。她坐在一棵半倒在水裏的老樹上，在涼水裏擺動兩隻光腳，或者，用一把梳子一面梳着像母親一樣的淺黃色的長頭髮，一面望着疾駛的汽艇和嘹亮地唱着她所喜愛的歌曲。

今天奧斯塔波·戈里高烈維奇馬上明白了瓦西琳嘉帶來了什麼消息。她向他揮着手，嘴裏喊着什麼，跑來跑去。

奧斯塔波·戈里高烈維奇竭力要聽清她喊的是什麼，就停止了划槳。隨後又向有些繭子的寬大手掌上，啐了口唾沫划起來，過了幾分鐘，小船就輕輕地靠岸了。

瓦西琳嘉像男孩子一樣伶俐地跳上了小船，抓住了繫船的鍊子。小姑娘的栗色眼睛閃爍得使她那有黑色雀斑的黝黑面孔，顯得比平日更加光彩了。

[怎麼回事，丫頭？怎樣像過節一樣快活？]

[我們的彼得羅要回來了！]瓦西琳嘉歡天喜地地喊着。[真的！他打來了電報……電報上說，叫星期五派馬到車站接他……]

[明天嗎？]

[可不！]

奧斯塔波·戈里高烈維奇的眼睛放起光來。家裏已經好久沒有看見兒子彼得羅了。

[媽媽知道了嗎？]

[嗯，光在那裏流淚，]瓦西琳嘉快活地回答。[笑一陣，哭一陣。像小姑娘似的……]

[拴住船吧。]

瓦西琳嘉急忙把鍊子穿進栽在河岸上的木樁的鐵環裏，並且用雨水溫暖了的河水洗了洗手。

「可以跑去向娜斯徒妮嘉誇耀一下嗎？」她疑惑地望了望父親說。

「嗯，好吧……」

奧斯塔波·戈里高烈維奇猜到了女兒此刻要去看傑維亞提柯，並不是去找她的女伴娜斯霞。但他並沒有表示態度，只默默地點了點頭。

瓦西琳嘉把辮子向後一甩，輕快地跳過岸上的水窪，兩隻光腳在地上踩得拍拍地响。

父親慈愛地望着她的背影。他想：当年在波格達洛夫卡初次見到她的母親時，她也是這樣好衝動也梳着兩根淺黃色的大辮子、長着黝黑的紅面頰和伶俐的栗色眼睛。是的，就連已出嫁的大女兒甘娜，也是這樣熱情、這樣貪工作、貪玩。

「唉，姑娘們跟小雁一樣，」奧斯塔波·戈里高烈維奇心想：「羽毛一丰满，就要飛走了……」

瓦西琳嘉好像猜到了父親的心思，把白头巾向他揮了一下，並且在順着一條胡同走進村子以前，喊了一聲：

「爸爸！我馬上就回來！……」

到庫資瑪·傑維亞提柯家最近的路，是從菜園和通到第聶伯河邊的果園一直往前走。可是瓦西琳嘉卻打大街上走。說不定在道上突然遇見女伴們，那末可以拿彼得羅的電報向她們誇耀一番了。

這三年，哥哥不在家，瓦西琳嘉變化很大，長成了一個活潑伶俐的姑娘。她對生活抱着樂觀的態度；無論在家或在女同學中間，都很愉快。

全家最溺愛她的是彼得羅，所以她現在急不可待地盼望他從莫斯科回來。

瓦西琳嘉喘吁吁地跑進了傑維亞提柯家的院子。

一隻長腿鵲立在房頂上用枯枝編成的巢裏。牠捧着一條有紅色網狀皮膚的長腿打盹。圍牆門的碰撞聲把牠驚醒了，牠笨重地展開了翅膀，飛到穀倉上去。

「瞧你！」瓦西琳嘉哆嗦了一下。

驚動給家裏帶來幸福的鳥，是不大好的。瓦西琳嘉不好意思地望了望那隻忿忿地吧嚙着嘴的鵲，踮起脚尖悄悄地走着。

娜斯霞的藍頭巾，在籬笆後面樹木中間閃了一下。她正在和母親一同給白菜培土。

瓦西琳嘉像小貓一樣伶巧地由菜畦中間走到女伴那裏，然後蹲下了。她的眼睛神秘地睜縫了起來。

「娜斯徒妮嘉，你猜我要告訴你什麼？」

「什麼呀？」

娜斯霞那對有點兒歪斜的灰色眼睛裏，露出了一種掩飾不住的好奇心。這一趟滿是泥濘的路，瓦西琳嘉總算沒有白跑。

「要說嗎？」

「不樂意，就不要說。我很需要！」

娜斯霞臉上裝出漠不關心的樣子。

「大概是你爸爸給你買了什麼東西吧？」

瓦西琳嘉看見娜斯徒妮嘉的臉因為好奇而漲紅了。她本人也忍不住要快點宣布她的消息。

「我們的彼得羅明天就要回來！」她一口氣說了出來。

「不，真的嗎？你發誓。」

「我就給你發誓。」

「那末你在撒謊。」

「對天發誓說，這是真的！」

「您聽見嗎，媽媽？」娜斯霞把一綹淺色頭髮從前額上掠開，喊道：「他家的彼得羅快回來了。」

「來了信嗎？」母親問道，然後停止了培土。

「來了電報。」

「你爹你媽該高興啦！」

瓦西琳嘉和娜斯霞竊竊私語起來，她不耐煩地時時向兩旁看。沉重的深紅色的太陽，落到柳樹後面的淡紫色的烟霧中。潮濕的土地發出草根的氣味。一眨眼間，从天邊的雲彩中射出了一道陽光，它照亮了周圍的一切：樹木、房頂、土崗上的風磨。甚至連菜畦邊上的一根孤零零的濕草，也像鮮明的綠色火光似的閃耀着。

「你們家的奧克薩娜在哪裏？」瓦西琳嘉問。

「她馬上就來……瞧，那不是她，就在房子旁邊。」

奧克薩娜是集體農莊主席的大女兒，她正在門坎上用心地擦去鞋上的污泥。娜斯霞向她招了招手。

「你還沒有听到新聞吧？彼得羅快回來了，」瓦西琳嘉狡黠地說。「明天，」她又補充了一句，她的心高興得快要停止跳動。

奧克薩娜懷疑而探詢地望着這兩個丫頭。

「可你不是撒謊哪？」她懷疑地問。

「『撒謊』……什麼話！」瓦西琳嘉見怪了。「我爸爸明天就上車站。」

娜斯霞狡猾地笑了笑：

「你為什麼臉紅啊，親愛的？」

「我一點也沒有臉紅，」奧克薩娜惶惑地說。

「噢，親愛的！她還不承認……瞧，簡直像朵芍藥花。」

「看你這個糾纏勁！你想用你這些傻話叫誰臉紅！」

娜斯霞的眼睛縮小了。擺脫她不是那末容易。

「你現在把你的廖士卡藏到哪裏呀？」她笑着問。「知心的彼得盧西要打斷那個不幸人的兩腿。」

「你胡說什麼鬼話，」奧克薩娜苦惱地說。

她生氣地皺着眉头，揪下一片草葉，用牙咬着。這個姑娘解下有紅玫瑰花的黑色圍巾，走到屋裏去了。

一間小小的側房，幾條麻布面巾，在敞着的窗戶旁邊給微風吹得微微地顫抖。面巾上還有母親親手順布絲綉成的祝君「早安」的紅色和黑色雄雞。姑娘們出嫁前，就用這種手工來消磨那漫長的冬日夜晚。以後這些胸脯挺起的雄雞，就使她們終生回憶起那無憂無慮的少女時代。

在一幅翻印的列賓畫的「查波洛什人」的圖畫——這是父親去年從基輔帶來的——下面，一張放在屋角的小桌子上，放着整齊的一羅書，立着幾個用紗布置着的小玻璃瓶和小玻璃缸。村裏人們玩笑地管奧克薩娜叫「女醫生」：還在十三、四歲的時候，她就是一個首先加入衛生小組的姑娘，學會了急救法。

奧克薩娜把圍巾扔在桌上，在鏡子前把頭上纏了兩圈的黑中透紅的辮子，整理了一下。她的藍眼睛，看着自己的模樣笑了：「他不認得，我早就完全是一個大姑娘了……」

奧克薩娜坐在鋪着花麻布的炕上，在她的小箱子裏翻尋了一陣，找出了幾張像片，然後把它們放在雙膝上。

一張上是站在村青年團員那些小伙子中間的彼得羅·魯班紐克。大家的手都垂着，孩子氣的面孔都很緊張。彼得羅把一根手指放在一本打開的書裏，眼睛卻注視着照像機；這羣小伙子是初次照像。

另一張像片是彼得羅從莫斯科寄來的。這是他和同學們讀完季米里亞捷夫學校二年級以後照的。他的額髮還是鬆鬆着，西服

褂子下面穿着樸素的斜領襯衣。但他已經是另外一個人，不是鄉村的老實小伙子了，像片上的兩隻眼睛在放肆而快活地張望着。

奧克薩娜低低地俯下了身子，仔細地端詳着像片。她仍然不相信彼得羅明天會回到契斯塔亞克里尼查村。

她希望叫自己相信，他的到來像村裏其他任何人回到村裏來一樣，只引起她的普通好奇心。但是忐忑的感覺，同時還有快樂的興奮感覺，一直留在她的心裏。

她的腦海裏浮現出彼得羅上次從莫斯科來家時她和他告別的那個晚上的情景。那時候，她是一個十六歲的姑娘，初次經歷一種甚至現在回憶起來心裏還覺得發慌的感覺。奧克薩娜不明白她是怎麼回事，但是感覺到她跟任何人在一起，從來也沒有像跟彼得羅在一起那樣愜意。

起初彼得羅常常從莫斯科給她來信，詳細地描寫首都、他讀書的季米里亞捷夫農業學院和新同學們的情況。但是過了一年半，信越來越少了，過去的事變得淡了。

奧克薩娜因為彼得羅幾乎不再給她寫信而深感痛心，竭力不再想他。但是姑娘的心却不由己地長時期保留着他的影像。

過了一些時候，信根本不再來了。『再來也不要啦！他成了大學者！一個鄉下姑娘，在他眼裏算什麼，他大概找到了一個城裏的女大學生，』她嫉妒地想。『算啦！沒有他我也活着！難道我是田裏的一塊沒播種的地？』

可是不久就發生了這樣的事：知心的女友的哥哥，熱情而快活的阿廖沙·柯斯邱克，愛上了奧克薩娜。

不，阿列克塞的愛情，並沒有給她帶來溫暖和快樂！她沒有傾心於他；當調皮而又倔強的阿列克塞·柯斯邱克在家庭晚會上經過所有的姑娘面前向她走來，只向她一個人跟前走來的時候，她的

心並不怔忡忐忑和激動不安。在跳舞的時候，他的大而熱的手，貪而無厭地觸摸，依然使奧克薩娜無動於衷，而只惹得她思念彼得羅，想起和他單獨散步的情形。

……一個溫和的夏夜裏，他們手挽着手在第聶伯河岸上散步。就在那時候，他們之間產生了使彼得羅具有勇氣的溫暖和親密，他對姑娘說明了她是他所敬愛的。正因為這樣，所以在阿列克塞固執地強求她回答她是否嫁他這一問題時，奧克薩娜否定地回答他道：「我們再等一等吧，廖沙！我還要上學。你也應該想一想專科中學。你是那末愛你那些馬達的呀……」——「我們將來結了婚，就一塊走，」阿列克塞不肯甘休。「我要學成一位工程師，這在我並不是難事。」

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弄到了一本專門的書籍，找奧克薩娜解釋不懂的字，姑娘很樂意幫助他。

但是在背後，奧克薩娜拿阿列克塞和彼得羅比較時，就越來越深信柯斯邱克永遠不會像彼得羅那樣征服她的心。這個姑娘能忠心於他，而且也只能忠心於他一個人，能忘我地等待他幾年。

「一提到廖士卡，彼得羅馬上就會厭煩，」奧克薩娜心想。

她跟阿列克塞的清白而純潔的關係，第一次像變節行為似的，出現在她面前；她感到心慌意亂，於是焦急地在屋裏走來走去。

門外廊子台階上，有誰的光腳板拍拍响起來。奧克薩娜嘆了一口氣，把像片藏起來，拿出了日常穿的裙子和褂子。

娜斯霞走進屋子，帶來了雨水和青草的氣味。她把一捆獨活草和薄荷扔到炕上，忿忿地望了姐姐一眼，說：

「去擠牛奶吧。」

「媽媽呢？」

「還在菜園裏。」

娜斯霞無緣無故地在桌子旁邊躁了躁腳。沒有轉身就問道：

「你大概高興吧？」

「嗯，高興。有你的什麼事？」

「似乎用不着高興。親愛的，看你爲了廖士卡還能替自己說什麼話？」

奧克薩娜雖說年歲大些，平常娜斯霞開始觸犯她的時候，她總是不作聲。但現在她却大發脾氣了：

「你要幹什麼？叫媽媽截短你的舌頭嗎？」她提高了聲音。

「瞧着吧，你要鬧出自不在來。」

娜斯霞滿不在乎地聳了聳肩。她一面把芳香的薄荷捆成一束，一面皺着眉斜睨着姐姐。後來她緩和地說：

「要是我，我不會拿彼得羅換別人的。村裏沒有比他再好的人了。」

「呸，算啦，」奧克薩娜打斷了她的話。「這你一點也不懂。」

她拿了一條乾淨毛巾，然後到廚房去拿奶桶。奧克薩娜把白腦門、活蹦亂跳的牛犢從牛欄裏放出來時，看見她手裏拿的不是奶桶而是篩子，她自己也笑了起來。

二

奧克薩娜的父親，庫資瑪·斯契潘諾維奇·傑維亞提柯，六年前被選爲集體農莊的主席。在契斯塔亞克里尼查村，人們都認爲他是一個有理智的人，他待人和藹可親，性格倔強正直，而主要的是，雖說他的年齡早已超過五十，但他是一個不知疲倦的勤勞人。

他整天手裏拿着手杖，不慌不忙地走遍各工作隊、家禽場、

养畜場、养蜂場、打鐵作坊和木工作坊。而且他到哪裏，哪裏就衷心誠懇地迎接他。人們知道，如果庫資瑪·斯契潘諾維奇查出什麼過錯來，他並不責罵，而是鎮靜地講解並指明一切，並且第二天一定又來檢查。一切事情，直到最小的瑣碎事，他都記在腦子裏，而不用記錄。

庫資瑪·斯契潘諾維奇對什麼事都發生興趣。他訂了六種報紙和雜誌，而爲了讀它們，常毅然忍受着妻子的大聲的責難，一直看到第二遍雞叫。

庫資瑪·斯契潘諾維奇的妻子培拉吉亞·伊西道羅芙娜，或者像人家不客氣地稱呼她的，巴拉日卡，是他從坡爾塔瓦那裏帶來的，年輕的時候他曾在那裏的糖蘿蔔種植場當過僱工。她是家裏獨攬大權的主婦，因而庫資瑪·斯契潘諾維奇暗中有點兒怕她。培拉吉亞·伊西道羅芙娜認爲她的生活意義是叫家裏的一切，無論箱子，或穀倉，都富足有餘。她嚴格地奉行着舊儀式和舊風俗。她也非常願意到教堂裏去，但是庫資瑪·斯契潘諾維奇却堅決反對，表現了那樣的不可動搖性，以致她不得不讓步。但同時她却保護住了手裏存的好多聖像。

她長得身材魁梧，像男人一樣結實，已經快四十五歲了，但身體依然健壯。姑娘們會嫉妬她帽沿下邊編得緊緊的辮子；她那勻稱而堅固的牙齒、緋紅的面頰和嚴厲的黑色眼睛，給每個那怕看她一眼的人都留下了長期的印象。

培拉吉亞·伊西道羅芙娜是不輕於說話的，從來不跟鄰居談論任何人，因此大家不公正地以爲她很驕傲；她從小就是不大說話，不愛交際的。

她夢想能看到她的女兒，奧克薩娜和娜斯徒妮嘉，成爲很好的善於管家的主婦。所以当奧克薩娜在一九四〇年在波格達洛夫卡

十年制學校畢業後表示要到基輔進醫科大學學習的時候，母親反對起來。

「你一把自己的腦袋裝滿科學，」她頑固地說了一遍又一遍。
「就會在你爸爸眼前充教員，充副醫官了。你就不聽話了，現在姑娘們都這樣任性了。」

但是培拉吉亞·伊西道羅芙娜的頑固和不肯讓步，偏偏碰上了女兒由她繼承來的執拗性格。

「媽媽，您願意叫您的女兒們除開自家的院子，什麼也看不到，」有一次奧克薩娜氣憤地說。「嗯，那末您要知道，這結果會一事無成！我一定到基輔去！」

她跟母親說話，從來沒有這樣激烈過，母親也吃驚地望了她一眼。

「嗯，再說，事實上蘇維埃政權給了每個人表現他的才能的機會，他願意在哪裏表現，就可以在哪裏表現，」奧克薩娜已經比較有節制地說道：「可是您却死抱著一個見解：『蹲在家裏。』人家會笑話您。誰需要這個呢？我想當醫生，這是說我在我覺得好的職業上，會獲得更大的好處……」

父親是站在女兒一邊的。奧克薩娜是有才能的，在學校裏是優等生，熱愛生物學和自然科學，曾積極地參加過學校的衛生小組。而且庫資瑪·斯契潘諾維奇心裏已經在想像：她穿着白罩衫，站在一堆發光的器械、儀器、標着看不懂的字跡的小藥瓶和小玻璃缸中間。庫資瑪·斯契潘諾維奇到醫院去的時候，是懷着很大的敬意觀看這些東西的。

在和奧克薩娜的爭論中，母親甚至沒有得到十四歲的娜斯徒妮嘉的支持，娜斯徒妮嘉是拿定主意獻身於集體農莊編女帽這種質樸的職業了。

「您留下她幹什麼？讓她去吧，我一定在家裏跟您做伴，」娜斯徒妮嘉勸母親道。「別人都去上學了。可我們家的奧克薩娜爲什麼還不如卡琪亞·米麗妮陳科娃或奧達麗卡·高爾班涅娃？」

母親終於同意了讓奧克薩娜到城市去，於是這位姑娘不耐煩地等待着秋天。一夏天她又把在學校讀過的那些書，溫習了一遍。她印象特別深的，是高爾基的「母親」和伏尼契的「牛虻」這兩部長篇小說中的人物的形像。他們的倔強、英勇、道德的純潔和心靈的美，都感動而且整個征服了奧克薩娜。她拿自己和他們一比較，就痛心地的想：她永遠趕不上他們。後來她明白了：英勇、對祖國和人民的愛，並不是僅僅表現在功績和捐軀上。

她常常想起彼得羅·魯班紐克上次在一九三八年夏天回來後又準備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半玩笑地對她說的話：

「不要落後啊，奧克薩娜。不然，我回來當了教授，而你还只会綉面巾和手帕。」

隨後又鄭重其事地補充道：

「我們活着只有一次，奧克薩娜。應該活得既無愧於人，也無愧於己。務必要學習，我要常常幫助你。」

他對她說這番話，並不是像對任何其他姑娘說話一樣；那天晚上，他得到了奧克薩娜的諾言，她要等着他……

她甚至對知心的女友也隱瞞着自己的心思，因而常常独自想：彼得羅從莫斯科回來，會看到奧克薩娜沒有忘記他的這番話。她不僅會綉面巾和手帕，而且，如果彼得羅要求她等他，並且他能夠誠實而純潔地忍受這漫長的別離，那末奧克薩娜會成爲一位配得上他的妻子；彼得羅將永遠不會爲她感到害羞。

但是當彼得羅假期不再回來和給她的信越來越少的時候，奧克薩娜就斷定他在莫斯科遇見了另一個姑娘，也許是一個比她又

聰明又有學識的姑娘……

奧克薩娜暗中忍受着痛心的委屈和驕傲的少女的嫉妬，沒有向任何人承認過。『他給自己找到了，那末就算啦，』奧克薩娜想，但是現在她覺得住在契斯塔亞克里尼查村，非常煩悶無聊。

一九四〇年八月，她曾準備到基輔去，但是她起程的前夕，母親害了重病，一個月沒起床，這是她從前沒有過的。奧克薩娜不能把她和家務交給娜斯徒妮嘉。可是當母親恢復了健康時，學院的入學期限早已過了。

奧克薩娜畢竟決定要去，她自己發誓說：要上學，因此費多大勁都在所不惜。

奧克薩娜早先去過基輔，所以她很順利地就找到了幾位遠親。她把小箱子存在他們那裏，就到醫學院去了。

上樓的時候，她感到心跳得很厲害。她羨慕地打量着那些男女青年，在長廊下徘徊了一陣；他們都顯得很有信心，大聲地談着課程、教授和實習課。奧克薩娜發覺某些青年看到她的惶惑失措的表情而感到好奇，於是她自己也就覺得戴着花頭巾、穿着過節的青色短大衣、袖口裏帶着漿硬的手帕，是既可笑又粗俗的。

她把牆上的布告、命令和課程表都看了一遍。她站在一張布告的旁邊。學院教務處通知九月二十二日舉行學生科學討論會。二年級的学生沃洛甲將作巴甫洛夫和條件反射的報告。

當廊子上的人走淨以後，奧克薩娜找到了一個門，她的命運就應當在這個門裏決定，於是敲了敲，進去了。

一個姑娘坐在这間大房間的角落裏桌子後邊，正埋頭整理文件。

『您要幹什麼？』她問。

『我要見院長。』

「有什麼事？」

「有件很重要的事。」

「怎麼！还是很重要的事？」

這個姑娘笑着望了望奧克薩娜紅了的面孔，把鋼筆尖在墨水瓶裏蘸了蘸，隨後文雅地翹着染紅了指甲的小手指，竭力從筆尖上向下摘一根粘住的頭髮。

「到底因為什麼事？」她問。「我就是院長的秘書。」

「我要見院長本人，」奧克薩娜倔強地說。

女秘書聳了聳肩，隨便把頭向第二個門口點了點，說：

「院長在他房間裏。」

奧克薩娜從女秘書的桌子到院長辦公室，是懷着這樣一種感覺走過的，彷彿生活中一件最可怕的事馬上就要出現在她面前。她想像着，他將是一位嚴厲的教授，一定有着冷淡而漫不經心的眼光。他當然是連听也不願听完她的話。

但是，奧克薩娜邁過門坎後，看見了一個十足年輕的人。他親切地望了她一眼，隨後從桌子後面站了起來。

奧克薩娜由於激動臉紅了，這使院長沒有等她說話就說道：

「您有什麼事，同志？」

「我是來進學院的，」奧克薩娜打起了精神報告道。「我有點兒來晚了，但並不是因為我的過錯……」

她為了不叫人家打斷她的話，急忙地述說她脫身到基輔來是多麼困難，如何最後說服了父母，以及後來母親又害病，使她沒有能夠及時來。

院長听得很留心，對她的話表示了誠意，這使奧克薩娜放心了。她覺得院長了解而且贊成她熱烈要求學習的願望，她覺得院長會幫助她實現她的理想。